

○○○文學

上謙吉

終舉文學之科見聖教之廣矣夫陳蔡之圍豈區區文學所能濟
乎而當日之相從者此亦其一科也且聖人之設科也教有四而
文居其一故及門之徒大率身通六藝而我魯亦稱文學之邦焉
然而名高忌生遂來陳蔡諸大夫之懼毋亦此一二文人實階之
厲耶則試由德行言語政事而外而並紀之三代以上初無以文
○故○傳○章名世之具而宇宙之光華積而必發則雖以千聖百王之業不
○此○開○心○領○三○氣○妨獨命爲專家卽聖門立教亦無以學問標榜之名而功力之所
○此○語○所○謂○之○派○至專而必精則雖在共傳共習之餘安知不各有心得噫此文學

之名所由昉也。禮樂皆文之燦者也。而善學者獨有以觀其深其
得力有素也。共此周旋裼襲之儀，必推而許之曰：夫夫也，爲習于
禮者，則文學之目，吾黨已早有所歸。詩書皆文之陳迹也。而善學
者，恒有以神其悟，其會心獨遠也。同此質疑辨難之時，獨亟而稱
之曰：今而後始可與言詩，則文學之選，夫子已心有所許。將謂有
文事必有武備，乃當日莫容與嘆諸子共鳴，其不平而文學者亦
祇安其弦歌不輟之素，將謂著述者每在窮愁，乃當日兜虎作歌
及門，亦間爲酬答，而文學者仍自如其一辭莫贊之常，吾知之矣。
儒者之一材一藝，皆造物之所成，居而講而爲文學，不過得其緒

明○照○幽○難○

○原○此○意○九○外○

○ハ○方○昭○游○良○妙○在○恰○知○題○似○二○字○

○文○學○二○古○洗○刷○清○楚○

○太○慣○已○

餘焉耳而天之困厄之者亦如不克焉蓋文以鬱而彌彰學以損

而日益險阻備歷之後將所為天地之變萬物之情其探索者當

倍精也則雖謂陳蔡一圍為造就文學之區可也抑文人之

一聞亦造物之所忌况文學而在聖門豈徒是尋常博洽者乎而

天之折挫之者亦不遺餘力焉乃文以抑而愈揚學以晦而益顯

艱苦備嘗之際凡所為鬱勃之氣不羈之才其發皇者乃更盛也

則雖謂陳蔡一圍為表章文學之具可也由今思之博學成名數

若殿四科之未而斯文未喪道已廣百世之傳聖門如游夏者亦

曷可少哉

前路提頓有意議中間照下亦新穎奪目後幅關合陳蔡正謂
文人少達而多窮也尤覺雅切而聲尤發越的是于人皆見之
技沈立方

此方是聖門文學與尋常詞章記誦不同詰題精當其關照與
難處一彈再三嘆慷慨有餘哀妙又說得蘊藉冲和較勝文人
九命之說蘭陔

註釋

身運六藝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運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墮之厲

大雅桑柔篇誰生厲階

有長舌維厲之階

後漢李膺傳膺廢錮

周旋易襲

樂記周旋易襲

夫夫也

為習於禮者

禮檀弓曾子斂髮而弔子游禭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知之何其禭而弔也

詩書豈又之

陳迹莊于天運篇夫六經先主之陳迹也

有文事必有武備

夾谷之會定公且以乘車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

者必有文備請其左右司馬並見家語及孔子世家

莫容興嘆

詐下兕史記平原君列傳質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莫能與孔子講誦絃歌不衰詐孔子世家

著違每在窮愁

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兕虎作歌

及門間為酌答

孔子在陳絕糧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

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子路出子貢入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于此子貢曰天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

貶焉孔子曰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于此回曰夫子之道最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

容何病不容然後

一辭莫贊

孔子為春秋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得贊一辭事見世家



得

○○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吳世英

稱孝者無異詞可以徵實行矣蓋非實有於中則父母昆弟之言且不可恃况欲人之不聞于宜子之以孝推閔子哉若曰天下之所不言而同然者大都在庸行間矣顧著於外者要必本於中苟非內美素孚則無以達乎家庭卽無以行乎里巷而欲強人情以譽其所未信勢必有所不能乃我觀閔氏子而後知其德洵有真也吾蓋有以驗其孝矣日用行習之故感乎各動於天往往其事甚平而身受者樂道焉卽非身受者亦樂道焉鄉曲之評其雷同未可以砭得也庸俗耳目之交稱許亦因其實往往一詞偶出而

始之信者少焉繼之疑者亦少焉交口而譽其當誰若併為一

也○今夫規色笑於庭闈則曰幸哉有子○叶垣箴於伯仲則曰愧不

如兄人苟得此亦復何譏然而父母昆弟之言不足為外人道也

備其稍有間焉吾又安知其孝之果無歉耶蓋天下之公論出於

人○古今來得親順親之事有時同室不欲言而歌泣之至情偏能

達於道途之口此以知存乎人者雖跡逝而可驗其誠而天下之

刻責亦出於人古今來盡愛盡敬之為有時同室無不信而笑啼

之偽態獨不滿於里黨之心此以知係乎人者豈倉猝而易彌其

隙乃何以言及閔子之孝而人之言與其父母昆弟之言輒無間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最足異者人子起首一日之自盡而未俗。每驚爲難得之奇。以閔子

子職自供。萬不欲藉藉者。遍孚於衆論。孰意驗之遠邇。不啻相得

而益彰也。夫庸德本非立各之地。縱使今聞四集要。豈閔子所樂

言。乃至性相通。自有不謀之合。歡然者門以內也。暢然者門以外

也。民彙物則之內。早不期而得此。同聲矣。最可喜者人子百年之

苦心而積久而報以不刊之譽。以閔子撫躬自疚。又豈料默默者

竟著爲美談。孰意証之家邦。不啻相視而莫逆也。夫潛德本無欲

發之光。縱使聞寂無稱。亦於閔子何所損。乃人心不沒。並來快意

之詞。始則鬱然其莫伸也。及則翕然其交頌也。隨聲附和之中。實

無心而存此公道矣。孝哉閔子騫。人言如是。吾又何間然哉。

心細手和。低徊唱嘆。使人之意也消。懷新評

神味婉篤。不必握拳透爪。自然沁入心脾。此緒昌先生丙辰試作。越戊午遂領解以去。養到之候。宜有定價也。○丙辰丁巳間。才人輩出。舉雲間者。俊言壯麗。宗江西者。高語幽深。幾如歷下。竟陵詩派。各擅勝場。然壯麗或失之粗浮。幽深或流爲險怪。又或有出入兩家之門者。當時卽有着色豈羅之銷檢。閱舊時坊刻。絕無可存者。惟家緒昌所著文稿。及評選各本。俱和平純粹。不染一切習氣。至今尙可誦法。可見文無風氣。惟直者差足。

耐久耳蘭

註釋

丙美屈原離騷編吾既有此雷同聞人言而附和之謂之雷同如雷井為一談本

昌黎平禮祭義君子之所謂孝也皆國人稱幸哉有子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也已叶禮儀於伯仲斯伯氏

吹噓伯氏吹篪○言和聲相應不足為外人道也本陶淵明東逃也前漢司

也鍾箏皆樂器土曰篪竹曰箏藉藉音籍多也前漢江都易相得益彰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雖賢得孔

蔽王傳國中口語藉藉相得益彰子而名益彰又前漢王褒論聚精會益彰今以為美談相視莫逆莊子大宗師篇子祀子

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為友

其爲由之瑟爾已凡籟之動動以天也響方起於絃聞神已遊於

家外傾耳者不可想覓乎夫由卽與人相知亦未必以生平諱匿

之端遍告乎人而瑟若知由而代爲傾例試按節以尋微特言貌

註語頃耳正以爲藉藉而得刻至

可接并氣質亦著之是善於發由之覆者無如此瑟也已凡音之

生生於心也和平固出之無意唯殺亦形於自然審律者不可微

察乎夫由雖聞過則喜亦安能於已所不檢之處盡暴於外而瑟

若警由而示其闕失試循聲以察微特性情畢現卽學問亦傳之

是工於寫由之直者又無如此瑟也已聽未絃於清廟瑟亦自有

正聲何於今而忽變耶不知瑟爲由之瑟則於瑟驚其變正於由

得其常也不然非瑟能竹由誰能肖由者而瑟不幾阻由以進乎
思鏗爾於莫春人之鼓瑟亦自有微會何於今而不平耶正惟瑟
為由之瑟則由之授瑟以不平實由之予瑟以不欺也不然非由
有此瑟誰有此瑟者而由將守此瑟以終乎嗟夫我欲咎瑟而瑟
不任咎我欲疑由而由無可疑則我且轉而自疑并自咎夫由之
瑟而奚為於丘之門也

無一語不是之字神理此繪影繪聲之技微妙直到秋毫顛矣

張羲傳

註中北鄙殺伐云云固是此三字注脚然又直露不得文只融

會八講絕不喝破而全神具現酷肖本題語妙發蒙

題止三字起講下便將兩實字急直點出通篇全力只博弄一

箇之字此淮陰背水陣法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解此行文

那得不高妙入神蘭陔

註釋 彈琴見文 家語孔子學琴于師襄有所繆然思焉有所畢然高望而遠眺曰丘定得其為人矣雖然黑順然長矚如望斗庵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舉拱而對

日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發山之覆 莊子田子方徵夫子之發吾其

竭而無澤殺而滅而不隆禮樂 朱絃 謂鼓清廟之詩之瑟練朱絲為絃練則聲濁

越瑟盾孔也 疏之使聲樂

○○端章甫

儲雄文

服猶有禮願學者先致飾焉蓋服所以章身也惟衣與冠君子謂其有禮矣赤也志之為言曰禮以朝祭為重即不得以衣冠為輕何也盡飾之道其行者遠矣已則無學人將議其服之不衷而因以病其心之不固鬼神羊、必、秀、逸之恫社稷之羞終必由之而赤也嘗志於宗廟會同矣節春秋而會時事其辭色舉在臨時而被服則可豫為擬也我有錦而學製之寧不足以美觀乎而服違乎古或曰衰灑、裁、如、春、月、柳矣奉圭璋而襄玉帛其周旋皆有程式而衣冠亦不可妄為擬也神子有衣而自請之誰弗足以眩目乎而服踰其制或曰侈矣章布題、前、陪、襯、運、轉、靈、

八名色少刀集

九

下論